



人类学与中国的健康促进

Anthropology in China's Health Promotion and Tobacco

肖水源¹, Matthew Kohrman²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有许多人为自己的健康问题而烦恼。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医学专业工作者和公共卫生投资者的关注和重视，也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强调疾病、文化、政治和经济之间在不同时期的动态联系^[1]。作为对当代中国人造成巨大社会、心理和政治-经济负担以及最重要的早死原因之一的吸烟，也许是当代中国研究医学人类学的最好的例子。在发展减少烟祸以及其他疾病根源的新方法方面，人类学研究具有特别实用的价值。

近年来，中国健康领域的研究者写了很多关于吸烟行为的生物学危害的文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60% 的男性吸烟，但只有 3% 的女性吸烟^[2]。针对这一发现，人类学家会立即提出，是什么导致了性别之间的这种突出的差异呢？问题的答案不是在控制吸烟方面针对不同性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因为中国采取控烟政策的历史还不长，而是将吸烟行为当做性别标志，吸烟被看做是男子气的标志，潜在地鼓励男性吸烟以显示其男子气概，而女性吸烟则在社会意识中被视为放荡，因此女性尽量避免吸烟^[3]。早在 20 世纪初期，当时的烟草公司如美国烟草公司 (American Tobacco) 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Nanyang Brothers Tobacco) 等试图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推动女性吸烟，以占领中国的烟草市场。崭露头角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对此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女性应该一脚踢开这些广告，戒除吸烟行为以展示“新中国”女性的进步形象和道德风范^[2]。自此以后，这一保护女性免受烟祸危

害的观念持续下来，并通过反对卖淫而得到了更强有力的表达：在有关反卖淫的论述中，女性吸烟者和商业性工作者被表描绘成一丘之貉。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部分都鼓励男性吸烟，作为促进交往活动和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4]。烟草工业（起初是私人公司，1949年后是省级管理机构，1980年后是中国烟草集团公司——当今世界最大的香烟制造商）通过商业性扩张行为鼓励男性吸烟^[5]，暗示吸烟为男性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20 世纪革命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如鲁迅、毛泽东和邓小平经常被描绘为吸烟者。1949年到 1976 年期间，省级部门批准在烟盒设计上展现革命形象，并为户主提供烟票^[6,7]。为达到更高的销售目标，中国烟草集团公司将吸烟作为男性经济成功的标志和社会交际的方便手段进行宣传。不仅只对每包香烟征收很低的税，而且根据市场需要将香烟价值从低至每包 0.14 美元到高至每包 33 美元进行分类，其品牌数量达数百种之多，如猛狮、红塔山、五牛、群英会和皇牌之类，以招揽顾客和增添刺激。男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一种强烈的压力使他们炫耀自己喜爱的品牌，互相礼貌地敬烟，形成充满尼古丁和很难解除吸烟行为的社交圈。

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每年有 100 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如果吸烟率不变，有 1 亿中国人将于 2000 年至 2050 年之间死于吸烟，其家庭成员则在治疗吸烟相关的疾病上花费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源^[9]。因此，中国政府在 2005 年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协议 (WHO'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中国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帮助人们避免吸烟的危害，但这项工作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经费支持。

医学人类学不是万能的，但它能够对问题的

1.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

通信作者：肖水源，xiaosy@gmail.com

理解和解决提供独特的、新的方法。对于中国的男性吸烟问题而言，许多干预方法是必要的，包括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证明的最佳实践，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统一的高价香烟政策，以及禁止烟草相关的广告^[10]。其他的干预措施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实验，人类学方法建议在青少年中树立不吸烟的男性典范，鼓励像篮球明星姚明这样的模范公开宣示反对吸烟，在电子游戏中将烟草巨头描绘为恶棍。人类学方法进一步建议，公开宣示相互敬烟是一种恶习，鼓励妇女组织起来反对吸烟，推广对男性有吸引力的戒烟项目和药物，推动地方政府实现对世界卫生组织控烟框架协议的承诺，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吸烟威胁经济发展，而不吸烟能够使家庭成员和自己享有更长时间的健康生活。

北京的无烟奥运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赞赏，现在是梦想创造“无烟中国”的时候了。

作者声明

本文不涉及任何的个人利益。

参考文献

- [1] Baer HA, Singer M, Susser I.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world system, 2nd ed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 [2] Chinese Associa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 2002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 smoking behavior. Newsletter China Smoking and Health, 2004, 62: 7-13.
- [3] Benedict C. New women, modern girls, and the decline of Chinese female smoking, 1900-1976.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USA; Jan 3-6, 2008.
- [4] Kohrman M. Depoliticizing tobacco's exceptionality: male sociality, death, and memory-making among Chinese cigarette smokers. China J, 2007, 58: 85-109.
- [5] Hu TW, Mao ZZ, Jiang HS, Tao M, Yurekli 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obacco leaf production in China: national and local interventions. //Hu TW, ed. Tobacco control policy analysis in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189-210.
- [6] Li XS, ed. Lao Piao Zheng [old coupons]. Shenzhen: Haitian Press, 1999.
- [7] Rong GR, ed. Yanbiao: Shoucang yu Jianshang [tobacco labels: collect and appreciate].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4.
- [8] Mackay J, Eriksen M, Omar S. The tobacco atlas, 2nd edn. Atlanta: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06: 85.
- [9] Peto R, Lopez A. The future worldwide health effects of current smoking patterns. //Boyle P, ed. Tobacco and public health: science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1-86.
- [10] Frieden TR, Bloomberg MR. How to prevent 100 million deaths from tobacco. Lancet, 2007, 369: 1758-61.